

中央研究院與我

那廉君

最近由於中央研究院錢故院長思亮先生的去世，引起我兩次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生活回憶。所謂兩次，也可以說是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從開始進入中央研究院到三十八年遷離南京到臺灣。第二階段是民國五十九年離開臺大之後，直到現在。

大年初一照常工作

大概是民國二十三年，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登報招考第一組（歷史組）的工作人員，我以一篇原在「國聞週報」發表的「明曲中的百單八將」應試，考試結果，錄取了三名，我名列第二，分派在一位研究明史而後來去世的李晉華先生「麾下」，參加明列朝實錄的校勘工作。那時候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址是在北平北海公園的靜心齋，環境當然良好。我每天清晨，走進北海公園的前門，繞過漪瀾堂，走緩礫澗，沿着湖堤，到達工作地點，感到非常愜意。中午兩小時的休息時間，常和同事們到松坡圖書館看書報，或到九龍壁一帶看那斷井頽垣，有時也在五龍亭吃茶；或者中午不在所裡午餐，而到仿膳齋吃肉

末夾燒餅或栗子麵窩頭，因為這些去處，都在靜心齋的右邊不遠。陽春三月，北海的桃花盛開，入夏之後，荷花滿塘，都是一年當中最好的時光。可惜在那一段時期，農曆新年，機關並不放假，必須照常工作。記得一年元旦，大雪紛飛，我在清晨和往常一樣的雇人力車去上班；車伏在大惑不解之下，終於向我開口，問我在這冰天雪地的元旦清晨，跑去北海公園作些什麼？

遷到南京鷄鳴寺下

大概一年過去，在一個暑熱的天氣，我們遷到了南京，和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經由上海遷到南京的部分集中在鷄鳴寺下的那座新建的大樓裡面，而我也就從此告別了北平——我的出生地，一直未再回去過。

我到南京之後，住在距離所址不遠的藍家莊宿舍，這是建在廣大菜畦中間的平房，由於當時沒有冷氣設備，電風扇也是稀奇之物，因此整天要把門窗打開。每天黃昏，正是農夫在菜畦施肥的時間，那時尚沒有人工肥料的發明，傳統的用人體的排泄物，使得幾個小時之內，空氣污濁

，叫人難受。加上附近池塘裡面的青蛙，叫個不停，造成了「蛙噪」。更加上每天穿過中央大學，到成賢街一帶吃飯，一塊錢七張半的餐券，一塊錢十五張的麵券，不算昂貴，可憾的是部分飯店的伙計，在溽暑的天氣，赤裸着上身，把大把的筷子插在褲腰裡，來一個客人，便抽給一雙。這些情形，真使人想像不到我們此時是生活在國家的首都裡。

所幸在很短期間，我被派到吳興南潯鎮的嘉業堂公幹，前後一共去了四次。這四次離開南京，可以說是出差，也類似今日的自強活動，權作公費旅遊。因此每次到南潯，總要在蘇州停留一天或更多時間，依次的觀光「姑蘇城外寒山寺」和這座以「鐘」聞名的寺廟的所在地楓橋，以至稍遠的虎丘、靈巖、天平。或者去虎丘時，在七里山塘吃活蝦，憑弔五人墓；有時候興之所至，跑到更遠一點的木瀆，在百家飯店欣賞鮑肺湯，到鄧尉看梅花。而每次到虎丘，在看過「生公說法，頑石點頭」的石塊和另外一塊試劍石之後，飽載而歸的是用於泡青茶的玳玳花，和用於泡紅茶的玫瑰花。無錫出產的泥塑美人，也在收集之

內，但偶爾想起從前人對虎丘遊客們爭購泥美人所諷刺的：「明知不是真脂粉，也費遊山蕩子錢」的詩句，難免叫人發笑。倦遊歸來，晚上再看一場「蘇灘」或聽彈詞，享盡了太平之樂。但深覺遺憾的是四次到南潯的同行者，一位早已作古，一位陷在大陸，無法共話天寶遺事。

以前我曾寫過一篇文字，報導南潯的風光，描述南潯是我國東南的一個富鎮，因為這裡既是湖縐的出產地，也是湖縐的集散地。不過，這裡雖然出產湖縐，但在當地却買不到好的湖縐，猶之我後來到雲南的蒙自，蒙自雖然出產汽鍋（和今日金門所出產的差不多），但在蒙自根本看不到汽鍋。

四訪南潯嘉業藏書

這裡有劉翰怡氏的嘉業堂，也稱嘉業藏書樓，這座藏書樓規模很大，書的數量也很多，可與寧波范欽氏的天一閣相提並論。我來南潯的目的，就是到嘉業堂借看他們所收藏的明實錄，其後也在很短的時期內，由中央研究院把這些手抄本全部收購，而在我第四次來南潯時，運回南京。

南潯鎮上除了這座有名的嘉業堂之外，還有適園、宜園和小蓮莊等私人園林，可以和蘇州的幾處園林媲美。我來南潯前後四次，留給我有好壞不同的印象。好的方面，是看書之餘，實地看到了刊刻書籍的整個過程，因為那時候「四明叢書」的刊刻工作，正在南潯進行。而清晨在桑林散步，往往想起秋胡戲妻的故事。坐烏篷船出街

子，多肉麵筋」，和在城隍廟裡看「杭嘉湖水路班」的海派平劇，都別有味道。最使人感到不快的是在某家祠堂，看到他們的「堂規」，其中有一條大意是說凡年過三十而未娶妻的，以後不准入祀，理由是年逾三十而未成家，必是一個不成材者。自然不准入祀，是一種懲罰，但據我看來，却無異是對一般單身漢的污辱。

携口空箱逃到長沙

我結束了第四次南潯之行，回到南京未久，趕上七七事變，接着上海八一三戰起，南京的考試院被炸，由於這是第一次嚐到轟炸的味道，而所炸的地方，又近在毗鄰，大家都驚惶萬分。等到警報解除，我和幾個同事跑回宿舍，匆忙的提起一隻小皮箱，準備逃離南京，轉往漢口，再到中央研究院預定的疏遷目的地長沙。可是由於買不到輪船票，為爭取時間，只好採取了非常愚笨而又可笑的行程，由下關坐火車到徐州，由徐州轉道鄭州、漢口，再去長沙。等到狼狽不堪的抵達長沙，住進旅館之後，檢點自己所帶的唯一行李，才發現原由南京匆忙提出來的那一隻小皮箱，乃是個空箱。

第二天搬進韭菜園的聖經學校，這是美國人辦的宗教化的學校，由於戰事關係，暫時結束，而把全部房舍借給中央研究院和國立長沙臨時大學，事實上中央研究院所分到的只是其中一幢三層樓的樓房而已。

中央研究院在這裡成立了全院性的工作站，同時我也就被動的放棄了原有的工作，而作了工

作站的事務主管。這時集中長沙的研究所，有天文、心理、社會科學、動植物、歷史語言和物理研究所的地磁觀測臺。後來由於在長沙所借的房屋太少，實在容納不下，幾經努力，才發展到南嶽，在南嶽另外成立了工作站。

當我們剛剛遷入聖經學校的時候，感到環境清幽，頗適合作研究工作；可是自從長沙臨時大學的師生們陸續的遷來之後，遂大大的改觀，立刻由清靜變成了嘈雜與擁擠。特別是那一個餐廳，由幾十人吃飯，增加到五六百人，這五六百人之中，大半是學生，而學生們又由於個人的經濟來源斷絕，沒有辦法如期繳納餐費，因之飯菜越來越壞。學生們要求餐廳老闆趕快改善，老闆表示必須先付清餐費，才能吃得好；學生則表示必須先吃得好，才能設法籌措餐費。如此相持不下，直接也是無辜受到影響的却是我們這些按期如數交費的中央研究院同人。可是我們對那一個整天愁容滿面，紅着眼睛的餐廳老闆，深表同情，所以我們對飯菜的好壞，從來不作計較。

情勢緊張再往西遷

在長沙住了將近一年，由於長沙的情勢開始緊張，於是開始西遷；各研究所取道不同的路線，分別向昆明、桂林或北碚疏散。我由於職務上的關係，等大家都已離開長沙，把借用的房舍恢復原狀，交還聖經學校之後，才匹馬單槍，取道廣州到達香港，在香港住了一週，向當時的傅斯年所長「述職」之後，加入長沙臨時大學幾位教授組成的小組，由已故的葉公超先生率領，搭乘

小廣東輪到了越南海防。在海防小住兩天，乘坐滇越火車，走經聞名的人字橋，兩夜三天到了昆明，向歷史語言研究所歸隊。歸隊後的工作，不但仍舊屬於事務範圍，而且又兼管了圖書，同時也爲傅斯年所長料理他的私人文件。

爲了履行中央研究院與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長沙臨時大學遷昆明後改稱西南聯合大學）所訂有關圖書雙方共同使用的契約，我代表中央研究院到蒙自西南聯大分校辦理手續，也就是把原由長沙臨時大學替中央研究院的幾個研究所由長沙運出來的圖書共計一百六十箱，點交給西南聯大，開箱上架。可是由於西南聯大的決策者和執行者的興趣不同，始終未能開箱。我住在這靠近越南邊境的潮熱之地，餛飩了幾十天，結果是悵然而返。

提到蒙自，對西南聯大來說，真是無巧不巧。因爲滇越鐵路興築之前，原計畫通過蒙自，所以蒙自的海關、法國銀行以及其他不少機構的房屋都已建好，後來滇越鐵路改道，不經過蒙自，這些房屋一直未作正式的利用。誰想若干年後，竟爲西南聯大分校準備了現成的校舍。美中不足的是西南聯大分校的正門有許多高樹，高樹上住滿了灰鶴，灰鶴的糞便，隨時從樹上大量飄下來，因此出入此門，無論晴雨均必須撐傘。

蒙自雖是一縣，但縣城地方很小，從「東南門」很快的可以走出西門。這裡唯一的休憩去處是「軍山」，但晚間散步「軍山」，却要小心翼翼。記得這裡曾經發生一位外國籍的教授傍晚晚在「軍山」的湖濱漫步，被人搶去眼鏡而立刻叫他掏錢

贖回眼鏡的趣事。

我回到昆明，依舊住在雲南大學前面的靛花巷，過着城市的生活，而當時的生活方式，在物質方面，尚能保持在南京時候的水準。吃的是越南人仿製的法式西餐，吸的是法國的香煙，用的是法國出品的牙膏和香皂……可是以後的生活，却一天一天的降低了標準。

在昆明史語所留守

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昆明之後，所址分設在靛花巷、竹安巷和拓東路，後來由於警報頻仍，遂集中到郊區的龍頭村，但我一直留守在城區，直到一年過去，才開始下鄉，也就開始住廟，同時也正式的把圖書全部接收過來。從此以後，歷史語言研究所每遷一地，就要迅速的表演裝箱運輸和開箱上架的相對工作。直到三十七年年底，從南京把圖書再一次的裝箱運到了臺灣，才結束了我對這二十一萬冊圖書和數量很大的金石拓片的典守責任。

記得我們遷到龍頭村之後，就空襲來說，那地帶，已屬安全，可是人們的心理上仍舊忐忑不安，因此每次發出空襲警報，部分同人要往另外一個村莊——瓦窰村跑，而住在瓦窰村的人們，却又來到龍頭村躲避。

押運圖書儀器入川

兩年過後，昆明局勢也開始緊張，於是再作遷川之計。經過艱苦的接洽交通運輸工具，一部分公物以及同事和眷屬們才先期離開了昆明，最

後用九部卡車，載運剩下來得圖書儀器標本和資料，由我們九人押運，循着川滇東路到達四川瀘縣，從瀘縣換乘民生公司的輪船，西上宜賓，再由宜賓用木船轉運到新的目的地李莊。李莊是南溪縣的一鎮，位置恰在宜賓和南溪的中間，而地居長江的南岸。

當我們從昆明出發，車子駛出這一個原甚荒涼但後來變成了花花世界的昆明城，使我回想起這兩年多的時間當中，在公餘之暇，足跡所至，走遍了各個名勝和許多屬於南明的遺蹟，都大有可觀；更加上雲南氣候的宜人，西南官話的接近國語，深信雲南確是可以久居之地。而經常吃到的許多土產，尤足令人回味。記得那時候有一位旅居雲南的大學名教授，由於欣賞雲南出產的「雲腿」和「雲土」，因而自號「二雲居士」。

川滇東路一共走了五天，在這五天的行程中使我難忘的是在曲靖夜訪「爨寶子碑」而發現這通碑之後還嵌有另外一通「三十七部會盟石城碑」，感到興奮。也難忘在曲靖和宣威所看到臬首示衆的乾人頭，有的掛在石牌坊上面，有的則「懸掛高竿」，令人看來可怖。同時也忘不了夜晚被困在貴州高山上的黑石頭（地名）而挨餓的慘兮兮。

進入另一快樂世界

抵達瀘縣之後，好像進入了另外一個快樂世界，在中國旅行社住了幾天，躲了幾次警報，便搭乘民生公司的輪船，溯江西上宜賓。由於在宜賓要辦理提貨手續，在宜賓停留了兩天，然後雇

了十幾隻木船，在江面上一字排開，把這些公物直接載運到我們的新所址——板栗塢，而不經過李莊鎮上。板栗塢地屬南溪縣的李莊鎮，位置在羣山之中，距離李莊鎮尚有一段路程。

時間過得很快，在板栗塢一晃住了五年半，這是歷史語言研究所在抗戰期間搬遷各地而居留最久的地方。也難得當地的張家，能够騰讓出這樣大的一片房屋，供我們使用。至於山居的清苦，原在意料之中，這時身上穿的是土布，而天天吃的總離不開藤籐菜和南瓜……每晚用一根燈草點燃的菜油燈，真實的做到了節約。而五年半中間，還沒有發現那個家庭有嬰兒出生，也切實的做到了節約。日常生活，雖然不能和城市相比，但如果自己會利用環境，適應環境，自找樂趣，發掘樂趣，其樂趣有時却不能在城市中找尋得到。不過，惱人的子規，夜裡叫個不停，難免引起遊子的鄉思，尤其是在抗戰期間，大家的心情，特別沉重，深怕演出「董顏入蜀，皓首出川」的不幸。

五年半中間，就我個人來說，除了因私事去過樂山，轉道峨嵋，順便登上了峨嵋山之外，一直困守在這山坳裡面。直到抗戰勝利的第二年，我們復員還都，才告別了這處名為李莊而其實和李姓無關的地方，和那名叫板栗塢但當地並不出板栗，地勢也不像板栗的板栗塢。

復員還都重上常軌

復員還都，用輪船裝運公物東返，於是我們又作了一次「押運員」。從李莊抵達重慶之後，

在重慶停了幾天，把公物交給輪船公司，我們便搭乘飛機飛回南京。在南京大教場下了飛機，立刻回到鷄鳴寺下的舊居之地。舊居房舍依舊，只是樓前的樹木長得很高，樓後增加了幾株櫻花而已。一週過去，公物運抵下關，我們接運回來，圖書部分，從第二天便開始上架。我們雇了幾個工人抬箱子，很巧的是這些工人就是九年前我們裝箱時抬箱子舊人。相隔這麼久，中間還經過了南京的大屠殺，這些工人却都安然無恙，而又碰到一起，真是幸會。還都之後，每個人的工作都進入了常軌，生活也都恢復了正常。由於歷史語言研究所要收購傅增湘氏所收藏的北宋刊南宋補刊的史記，傅斯年所長叫我到上海向當時的版本學權威徐鴻寶老先生請教這部書的來龍去脈。在那一段很短的時期，算是暫時離開了南京，此後未再走出南京一步，原想舊地重遊，再去南潯看看嘉業堂的藏書，可是後來聽說這裡的書已被日本人「買」去，只好作罷。

寒冬夜裏商定遷臺

三十七年冬天，南京的局勢開始緊張，中央研究院決定遷到臺灣，但事實上能够到達臺灣的也只有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全部和數學研究所的一部分而已。歷史語言研究所的「人」和「物」陸續遷出南京之後，剩下來的只是當時的所長傅斯年先生和我以及另外一位同事，此外，還有三個工友。這時候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已無公事可辦，於是我整天陪着傅斯年先生辦理營救困在北平的學人的工作。直到從南京派到北平的飛機，在北

平無法降落，才結束了這項工作，其時傅斯年先生已發表繼任國立臺灣大學校長職務，我們便開始作來臺的安排。

在一個寒冷的夜晚，我和胡適先生、傅斯年先生、傅斯年夫人準備搭乘京滬夜臥車到上海，然後搭乘飛機來臺。當我們走出歷史語言研究所的紅門，大家都默默無言，只有送我們出來的那一個為人忠實而勇於作事的工友老裴，紅着眼圈，向我們說聲：「一路順風，等着你們回來！」的確，當我離開南京的時候，對南京的依戀，真勝於其他居住過的許多地方，包括我的出生地北平，所以來臺以後，雖已經過了很長的時間，但每一聽到周璇所唱的「鍾山春」，就會回想起南京的許多事物例如玄武湖划船，夫子廟吃早酒，以及北門橋的花生米，馬祥興的鳳尾蝦、松鼠魚……一切都重新出現在腦海裡。

梨園子弟白髮新

我到臺灣之後，便離開了中央研究院，專職於國立臺灣大學，直到五十九年六月，和錢思亮先生一同到了中央研究院，我改在總辦事處工作，並未重回歷史語言研究所，這也就是我在中央研究院工作的第二階段。其實，在第二階段中間，還可以分成兩個時期：第一時期是我回到中央研究院的第二年，也就是六十年，從那年的十二月到七十年六月的九年多中間，我在行政院原子能委員會兼有職務，這個機構原在仁愛路廣播電視大廈六樓，我出入這座大樓大約七年半，然後遷到原子能委員會在基隆路自建的新址。在那一

段時期，我每天上午在會裡面工作，吃過午飯，才到中央研究院。第二個時期是七十年六月我離開原子能委員會後，從此開始在中央研究院作全天候的工作。早晨搭乘交通車，七十分鐘的行程，使我有機會飽覽街景。回到中央研究院工作以後的所見所聞，真使人高興。這時候的中央研究院，已不是剛剛來臺時在楊梅借住鐵路倉庫的景象。雖然有些小地方也許還未趕上過去，但却有很多方面已經超越了以往——這是綜合院外人對中央研究院的形容與批評。

就我個人來說，我重回中央研究院之後，感想不同，許多舊同事已經當選了院士，或是做了

所長、主任，我雖然用不着去羨慕，但却替他們慶幸有此際遇。相對的，看了不少老友，有的已入老境，難免叫人發生「梨園子弟白髮新」的感慨。其實，這並不足為奇，因為我兩次進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前後所經歷的時間，畢竟太久太久了。

長懷石階邊疆風味

現在由於錢思亮先生的不幸去世，今後的中央研究院將再有一個新的開始，新的創見，新的構想。雖然究竟新到什麼程度，此時無法預估，但我們總抱着非常樂觀的態度來期待。

我想，我在中央研究院終有結束這第二階段工作的那一天，但一朝離開這個研究環境，總會有不少地方叫人回憶。最難使我忘懷的將是最近半年我每天兩次到地下室餐廳吃東西所走的那一段石階。記得二十幾年前，美國國外業務總署駐華業務分署和國立臺灣大學合作調查臺灣的城市與工業，當時的調查主持人美籍雷柏爾博士於調查結束之後，曾在所寫的調查報告中，描述臺灣這個地方是具有邊疆風味 (Frontier-like) 的城市。我總覺得上面所提到的那一段石階，也頗有同樣的風光；而這種風光，在進步的城市中已經很難看到，所以我會永遠的記住它。

中外文庫

之四十二

八十回憶錄

戴運軌著三十二開本四百多頁

定價台幣壹佰貳拾元郵撥一四〇四四號

本書是物理學大師戴運軌教授的精心傑作，要目有：中大、金大、台大與我。台大原子核物理實驗室之建設、大學生的責任、讀書方法、怎樣改進物理教學、如何研讀高中物理、科學研究的效率和方法、基礎科學的重要性、中大遷校艱苦談、中大遷校中壢前後等篇，是一部學術生活新穎活潑的參考要籍。定價一二〇元中外雜誌讀者八折優待，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

中外文庫

之一

三國人物新論

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新臺幣柒拾元

本書為名教授三國史專家祝秀俠精心傑作，析論三國人物，精采百出，美不勝收。要目有：論諸葛孔明、劉備、曹操、孫吳、董卓、袁紹、關羽、魯肅、顧雍、司馬懿、曹丕與曹植、荀彧、孔融、禰衡、周瑜、田疇、蔣琬、譙周、蔣幹、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論諸葛亮」，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附錄文稿，篇篇引人入勝，嘆為觀止。